

荆楚

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

——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徐少华 主编

晏昌贵 副主编

荆楚

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

——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徐少华 主编
晏昌贵 副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7

(2008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SBN 978 - 7 - 216 - 06047 - 9

I. 荆…

II. ①徐…②晏…

III. ①历史地理—湖北省—文集

②长江流域—流域开发—湖北省—文集

IV. K928.6 - 53 F12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805 号

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

——2008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徐少华 主 编

晏昌贵 副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8.25

字数:833 千字

插页:3

版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047 - 9

定价:9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先秦葛国源流考

——兼论“周公奔楚”及亳之迁徙 林志鹏(1)

卜辞“阜方”及其地理考 马保春(15)

周代邓国地望考 王先福(23)

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

——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考古学研究个案 张昌平(33)

楚都丹阳地望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徐少华(51)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变迁考述 李晓杰(64)

汉晋时期鄂西北地区的民族杂居 夏日新(73)

唐代均、房州地域空间结构论析 周尚兵(78)

唐代山南地域都督府建制的演替

——兼论唐后期山南地域的节度司建制 艾 冲(88)

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 廖幼华(101)

明清时期川、楚二省交界地的驿传变迁与改革

——关于三峡新滩地区的滑坡灾害之影响的个案考察 尹玲玲(122)

清乾嘉之际川楚陕白莲教空间扩散模式的初步研究 江田祥(135)

两湖地区早期日制近代都市图初探 钟 翀(143)

武昌起义门前古城墙的发现与探讨 邓 辉(152)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 朱士光(158)

历史民族地理之“界域”研究

——以地处川、青(藏)、甘之交的松潘地区为核心 安介生(165)

论西汉时期滇中湖群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 陈庆江(186)

东汉军事地理三论 华林甫(194)

魏晋边塞士族与河陇学术的积淀 李智君(209)

隋末唐初洛州与秦王权力集团之形成

——近人研究检讨 萧锦华(228)

李渊太原起兵的地理因素考察 杨 军(242)

唐至清诸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的兴衰 方 铁(255)

- 唐代马湖南广地区羁縻州研究 郭声波(275)
- 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地理意象及文化内涵 马 强(289)
- 辽、西夏、金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模仿与创新
——兼论少数民族政权对唐宋都城制度的模仿
途径 吴宏岐、郝红暖(298)
- 南宋时期西南地区交通网与贸易市场地理考察 陆 韧(312)
- 明清时期南昌城市地理的初步考察 魏幼红(322)
- 试论清代伊犁城市体系之产生 吴軼群(333)
- 基于 RS 和 GIS 的历史地理研究进展 王长松、韩光辉(343)
- 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以明代地方城市城墙修建为例 成一农(349)
- 两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统计与评析 张全明(360)
- 明清两代辽河下游流向考 张士尊(372)
- 近代川西北的森林开发与破坏述论(1840—1949) 张保见(384)
- 1938—1947 年黄河南泛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陈业新(393)
- 陕西战时经济发展与驱动力分析 樊如森(418)
- 北京历史时期地下水变迁述要 吴文涛(432)
- 麦类作物在壮族地区的推广及驱动力初探 刘祥学(443)
- 南海海神崇拜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司徒尚纪、许桂灵(449)
- 香港的考古遗迹与海岸线变化 李浪林(462)
- 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李孝聪(474)
- 从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倒置与回归
——兼评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 蓝 勇(483)
- 躔次十二
——分星与明中期以前的分野划分 王 颢(488)
- 新出土文献与大禹治水分州
——以《古史辨》为中心的讨论 晏昌贵(499)
- 中华本《晋书·地理志》考异 胡运宏、胡阿祥(510)
- 南北朝史籍地理勘误二题 毋有江(522)

宋琪《平燕疏》的历史地理分析	孙冬虎(525)
宋代禹贡学浅论	李勇先(531)
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辛德勇(535)
慧深到的扶桑国与女国	陈再勤(544)
韩国“五岳”辩识	阙维民(555)
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	侯甬坚(571)
“2008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郑 威(599)
后 记	(605)

先秦葛国源流考

——兼论“周公奔楚”及亳之迁徙

北京大学中文系 林志鹏

一 论夏葛伯与商汤之关系

《通志·氏族略》：“葛氏，伯爵，嬴姓，夏时诸侯。今许州鄆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即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①葛氏为夏代葛伯之后。夏商之际，汤伐葛伯，事见于《史记·殷本纪》：“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孟子·梁惠王下》又说：“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春秋时又有葛国，见《春秋》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左传》僖公十七年载齐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中有“葛嬴，生昭公”^②。由此知其为鲁之附庸，并与齐通婚。前人多将夏商时的葛伯国与春秋的葛国绾合，并以其地在今河南宁陵县北，如《读史方輿纪要》记河南归德府宁陵县有“葛城”，云：“在县北十五里，古葛伯国。《孟子》：‘汤居亳，与葛为邻’。春秋时亦为葛国，桓十三〔五〕^③年：‘葛人来朝’。汉为葛乡”^④。但罗泌《路史·国名纪》将二葛分别对待，其书将夏葛国列于“黄帝后姬姓国”之下，而春秋嬴姓之葛则属“少昊后国”^⑤。王夫之云：

汤所居之亳，西亳偃师也……汤之所居既在偃师，则葛与之邻，亦必非宁陵之葛可知已。《春秋》“葛人来朝”，杜预曰：“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或以其与北亳考城相近，因疑汤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为汤所灭，地入于商，何得至东周尚存。以春秋之葛为夏之葛，宜其谬已^⑥。

按，若从地望来看，夏葛伯国在河南，春秋嬴姓葛国在山东（由其与齐、鲁之关系推

① 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第64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3年5月版，第142、373页。

③ 按，据前引《春秋》经文，“三”为“五”之误。

④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五册，第2346页。

⑤ 罗泌：《路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83年4月三版，第二册，《国名纪甲》第13页、《国名纪乙》第14页。

⑥ 王夫之：《四书稗疏》，收入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61页。

知, 详下), 不可混为一地, 但古代随氏族迁徙而地名移转的情况时有所见, 颇疑春秋嬴姓之葛乃夏葛伯后代之东迁者, 关于这点下文还会论及, 暂搁不论, 先就夏末葛伯与商汤之关系作一推测。

夏末汤伐葛伯事, 《孟子·滕文公下》述之颇详, 其云:

汤居亳, 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 “何为不祀?” 曰: “无以供牺牲也。” 汤使遗之牛羊, 葛伯食之, 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 “何为不祀?” 曰: “无以供粢盛也。” 汤使亳众, 往为之耕, 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 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予以黍肉餽, 杀而夺之。《书》曰: “葛伯仇餽” 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内皆曰: “非富天下也, 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汤始征, 自葛载”,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此文引佚《书》“汤始征, 自葛载”与《孟子·梁惠王下》所引略同, 彼文又谓汤“诛其君而弔其民, 若时雨降, 民大悦”。《史记·殷本纪》也说: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 汤始伐之。”言“征”、“伐”, 言“诛君弔民”, 未尝云“灭”。《说文》: “征, 正行也”; “伐, 击也”, 分别由行、击之本义引申为征伐。据《孟子·告子下》“天子讨而不伐, 诸侯伐而不讨”, 是以《史记》云“汤始伐之”; 而《尽心下》: “征者, 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汤伐葛以汤时为夏方伯, 故得专征伐, 是以又言“征”^①。至于“灭”则本义为“尽”, 引申为灭绝, 如《左传》昭公四年“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 《公羊传》僖公五年“灭者, 亡国之善辞也。”前引王夫之说认为“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为汤所灭, 地入于商, 何得至东周尚存”, 未必正确。汤伐葛乃“诛其君而弔其民”, 未尝灭之, 先明此义, 始可进一步讨论商汤与葛之关系。

今人陈立柱认为: “征葛是一场商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 葛与亳是同族, 只是支系不同。”他指出: “商汤关注葛国祭祀, 再三命其事, 这是只有同族共祖者才会如此。”并举《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 楚人让之”, 后遂灭夔事说之。又云: “亳与葛为邻国, 亳众往与耕作、馈餽, 说明彼此甚为亲近, 关系很不一般。”他认为“伐葛为汤征诸侯之第一战, 也即是商汤扩张势力的第一次征战, 对于早期民族而言, 这差不多都是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 实现了民族的统一, 才有可能向外发展。”《诗·商颂·长发》歌颂商民族向外发展仅云“韦、顾既伐, 昆吾、夏桀”, 未言葛, 也说明汤伐葛为族内的统一战争^②。按, 其说合乎情理, 惜未进一步申说为何葛为商族之后, 今试为之解。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太史蔡墨语:

夫物,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木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少昊氏有四叔, 曰重, 曰该, 曰修, 曰熙, 实能金、

① 《史记·殷本纪》“汤征诸侯。葛伯不祀, 汤始伐之。”《正义》引孔颖达: “为夏方伯, 得专征伐。”

② 陈立柱: 《夏末葛国考》, 《殷都学刊》2003 年第 3 期, 第 14 页。

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国语·鲁语上》说商之先世“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杨宽已指出商之先祖冥即少皞氏之玄冥，少皞摯（又作“质”）与商祖契为同一传说之分化^①。裘锡圭先生进一步通过传世文献及卜辞的分析指出，殷代甲骨文中的“𪔐”（或称“高祖𪔐”）即“蓐收”之合音；又引传世文献及上海博物馆藏竹书《容成氏》关于“质”、“契”为乐正、司徒的记载，说明“质为乐和契为司徒本为同一传说分化”，进而肯定“少皞与契为同一传说之分化”^②。少昊氏又有“金天氏”之称^③，《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史记·郑世家》所载略同。二文对于金天氏之后仅记台骀一支，未及允格。《路史·后纪七》据《太平寰宇记》、《元和姓纂》补述云：“允格封都，有子都姓，虞帝投之幽州，是为阴戎之祖。己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类也。”^④格氏，据《通志·氏族略》云：“格氏，允格之后，后汉有御史格班。”^⑤说与《路史》不异。格、葛音近可通，“格氏”、“葛氏”为同一姓氏之分化（说详下文）。《左传》僖公十七年载齐桓公之内嬖“葛羸，生昭公”，《说文》：“羸，帝少皞之姓也。”是葛乃羸姓，为少昊氏之后。

夏末之葛伯疑即商契之后。上古音“契”为溪母月部，“葛”为见母月部字，韵母相同，声母则见溪旁纽，音近可通。葛从“曷”声，《诗》、《书》多假“害”为“曷”作为疑问词，而“害”与“契”皆从“丰”得声（《说文》：“丰读若介”）。

二 论夏葛伯国之地望

关于夏末葛国之地望，《通志·都邑略》云：“葛，南京宁陵县有故宁城是。北去亳城百里，亳即汤始居。或云，许州鄆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然皆指其处也。”同书《氏族略》也说：“葛伯氏。羸姓。夏时诸侯，为商所灭，子孙因以为氏。许州鄆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⑥按，宁陵县与许州鄆城俱在今河南省境内，但二者相距三百里之遥，必非一地。王夫之谓：“葛伯之国大概在河、雒之间，春秋为周、郑之地，桓王与郑战于

①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3年8月二版，（上编），第239、257至258（引郭沫若、陈梦家说）、262（引丁山说）、265、368页。

② 裘锡圭：《释〈子羔〉篇“𪔐”字并论商得金德说》，“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会议论文，武汉大学2006年11月，第247—252页。后载《简帛》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③ 按，裘锡圭先生在前揭文指出：少昊氏有“金天氏”之称，此与“商得金德”说相关。

④ 罗泌：《路史》，《后纪》第七卷，第一册，第4页。

⑤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26页。

⑥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70、566页。

繻葛，疑即葛国之故墟。”^① 繻葛即长葛，与郑樵所谓“郾城北三十里”之葛伯城相距一百余里，又当别为一说。此外，《路史·国名纪》“少昊后国”云：“葛，鲁附庸。齐昭公母葛嬴。在河内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②由上可知，夏末葛国地望有宁陵、郾城、长葛、修武等四说，令人莫衷一是。

《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一语乃解决葛国地望之关键。若能考证亳地所在，则夏葛伯国之地望亦能得知，此前引王夫之《稗疏》已尝试为之。王国维《说亳》一文论证汤所居亳当在蒙（即皇甫湜所谓“北亳”），对于葛之地望亦论及：

《孟子》言“汤居亳，与葛为邻”，皇甫湜、孟康、司马彪、杜预、郾道元均以宁陵县之葛为葛伯国。湜且谓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不能使民为之耕，以证汤之所都当为谷熟之南亳。然谷熟之去宁陵，虽较之偃师为近，中间尚隔二百余里。若蒙县西北之薄，与宁陵东北之葛乡地正相接，汤之所都，自当在此。^③

对于古葛国地望，上引二王氏之说，一主长葛，一主宁陵，乃因对汤亳地望的看法不同（一主偃师，一主蒙）所致。二王之后，今人结合商代考古遗存及文献资料，更深入讨论汤亳之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亳之地望主要有郑州和偃师两派意见，二说各有坚强理据，至今争论未休。最先提出郑亳说的邹衡指出：

南亳说与北亳说共同非难西亳说的一个铁证，就是西亳与葛相距八百里，与孟轲所说的“与葛为邻”不合。今郑州距葛（今河南宁陵县）是近多了，但还是有四五百里，若要“使亳众往为之耕”仍然不便。其实，古代名葛之地，与亳一样，也是很多的。郑地也有葛，而且不只一处。例如《左传》隐公六年《经》文有长葛。《通志略·氏族略》谓许州郾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葛伯为夏时诸侯。又如《路史·国名纪甲》谓郑西北有葛乡城，一名依城。这些葛城距郑州商城最远的也只有百多里，当然可以“使亳众往为之耕”了。^④

王夫之与邹衡对汤亳地望一主偃师、一主郑州，却都认为葛不在宁陵。此不难理解，宁陵在河南中部，主张汤所居亳为北亳（即蒙，在今山东西部的曹县）或南亳（即谷熟，在今河南东部）者势必将葛定在宁陵；而长葛、郾城在偃师、郑州东南，距离较宁陵为近，所以主张汤亳在西者，便以长葛、郾城等地为故葛国地。由于商丘一带并未发现较具规模的先商遗址，过去王国维、董作宾等学者依据传世文献将汤亳定在商丘一带的说法遇到实证上的困境。若以考古证据将汤亳定在偃师或郑州，则古葛国在宁陵之说自不得成立。

主张郑亳说之学者袁广阔曾注意到荥阳附近的张楼村发现战国时期“格氏”陶文，

① 王夫之：《四书稗疏》，《清经解续编》，第61页。

② 罗泌：《路史》第二册《国名纪乙》，第14页。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65页。

④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第二版，第185、186页。

他认为“格”、“葛”音近，“格氏”即传世文献的“葛氏”，袁氏说：

这个葛地距郑州商城仅60余里。2000年郑州市文物研究所在郑州西郊大师姑发现一座应是夏王朝的方国遗址……该城距郑州商城约20公里。从考古材料看，它是距离郑州商城最近的夏代方国城址，是被商文化取代的最早的一处夏文化重要城址。更为重要的是，郑州商城内城兴建的时间正是该城废弃的时间，二里岗文化时期这里已经成为一座普通的聚落遗址。它与战国陶文“格氏”出土地相距约10公里，这一地区战国为“格氏”之地似无多大问题。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汤始征所消灭的葛。^①

按，《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谨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陈立柱已指出“有洛”即“葛”。今本《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格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本《缁衣》作“𠄎”（字象人驻止问疑形），笔者曾释此字为“曷”^②。二本《缁衣》格、曷音近假借亦可作为上述“格氏”即“葛氏”之旁证。不过，袁氏主张河南荥阳为夏葛伯国故地还有一个问题，即文献中关于葛伯国遗迹的资料中未曾见到荥阳之记载。若以上述第四说即《路史》主张之修武当之，则荥阳与修武之间隔着黄河，距离约一百余里，是否为罗泌所说的古葛地也很令人怀疑。

前引袁广阔文中提及的大师姑遗址位于今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北距黄河、西南距荥阳市区均为13公里、东南距郑州市22公里，西距离偃师二里头遗址约70公里^③。王文华等人依据考古资料推断，大师姑夏代遗址的性质有两种可能：一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二是夏代方国的都城^④。李锋则提出“郑州大师姑城址为汤灭夏前所居亳”的看法，他的理由有五：一是郑州一带在灭夏前有商汤所建亳的文献记载；二是规模庞大的郑州商城不可能建于汤灭夏前；三是大师姑既是一座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城址，又是一座先商和早商期的城址；四是城内先商遗存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更迭年代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即多数学者公认的商汤灭夏时；五是该城与“郑亳说”所考灭夏前汤所居郑地之亳地望大体相合，且规模小，又是利用夏

① 袁广阔：《关于商代亳都的思考》，《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98至399页；并参考牛济普：《“格氏”即“葛乡城”》，《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第20、21页。

② 拙著：《释战国楚简中的“曷”字——兼论〈缁衣〉“民有格心”句异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07年1月30日。

③ 郑州市文物考古所、荥阳市文物保管所：《河南荥阳大师姑遗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11月，第4至18页；郑州市文物考古所：《郑州大师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④ 王文华、陈万卿、丁兰坡：《河南荥阳大师姑夏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文物》2004年11月，第63、64页。

代旧城而居^①。按,李锋之说不失为一合理的假设,但如其所言“郑州大师姑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尚在初步阶段……与宫殿基址相关的考古资料还相当薄弱”。郑州大师姑为汤灭夏前所居亳说能否成立,仍有待日后之检验。

若《路史·国名纪》“今郑西北有葛乡城”;“在河内修武,有葛伯城、葛公墓”所记不误,郑州西北的修武附近应该就是夏末葛国所在。杨贵金曾指出:

《商君书·赏刑篇》曾云“汤封于櫟茅”,杜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谓櫟茅“在修武县北”。《括地志》则谓茅“在怀州获嘉县东北二十五里”,而唐代的获嘉县治,在今修武县内。^②

按,《商君书·赏刑》:“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水经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河内修武县北有故隤城,实中。今世俗谓之皮垣,方四百步,实中,高八丈。际陂北,隔水一十五里,俗所谓兰丘也,方二百步。西一十里,又有一丘际陂,世谓之勑丘,方五百步,形状相类,疑即古櫟茅。”^③修武附近的焦作市府城村曾发现一座早商城址,古城内有龙山时期到两周的文化遗物,以先商遗物最丰富,其次是早商^④。对于这座古城,或以为是商周时期雍国或雍邑所在^⑤,但杨贵金指出:“府城古城无疑也是一座军事重镇,它是隔沁河和夏王朝对抗的桥头堡,灭夏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⑥据杨氏之说,笔者认为焦作古城的性质可能有二:其一是,焦作府城地近修武,可能即《商君书》所说的汤之封地“櫟茅”所在(至周则为文王所封雍国)。若葛伯国位于修武,则正与之相邻,疑此即《孟子》“汤一征,自葛始”“汤居亳,与葛为邻”之背景,惟其云“汤居亳”或传闻异辞;其二是,焦作古城即夏末葛伯所居地,而汤所居亳可依李锋说定在荥阳附近的大师姑,二城隔黄河对峙。至于汤在进军夏都斟寻前为何还北向伐葛,笔者以为可能与上文所云求取族内统一有关。葛与商汤为少昊氏之后,又同为夏之方国,汤若不能先取得葛之支持,攻桀时必腹背受敌,为葛所牵制。

虽说文献不足征,但透过考古材料的补充,对于夏末葛伯的地望可得到一较清楚的认识,即其地当在今河南修武附近,不能远至河南东部的宁陵。郑州、偃师二商城及焦作、大师姑遗址皆与修武距离不远,诸城之关系涉及商汤灭夏之路线,实不易遽定,仍

① 李锋:《略论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163、165页;《郑州大师姑城址商汤灭夏前所居亳说新论》,《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第67页。

② 杨贵金:《商人灭夏的进军路线新探》,河南文物考古学会《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94页。

③ 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804页;又见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第107页所辑佚文。

④ 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第501—536页。

⑤ 郭建设:《焦作先秦古城考》,河南文物考古学会《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第119页。

⑥ 杨贵金:《商人灭夏的进军路线新探》,《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第94页。

有待更多考古资料才能提出更精确的论断。

三 论商代葛国之东迁及周公东征所伐之“商盖”

夏末汤所伐之葛既为商契之后，则商汤灭夏建立王朝后，其国应继续存在。殷代甲骨文虽为武丁之后的占卜记录，此时商虽都殷（今河南安阳），但洛阳到郑州一带仍为商王朝南方的屏藩，不当全无葛国踪迹。《屯南》4556云：“辛丑卜：翌日壬，王其戊田于……亡灾，禽？”^①按，“

前文已提及河南宁陵有葛伯遗迹，而春秋时齐鲁之地有嬴姓之葛，则似可推测商代时葛氏沿着黄河迁徙至豫东宁陵、商丘一带，再向东北方迁徙，遂入鲁境。古本《竹书纪年》云：“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②南庚所都之“奄”，疑即夏末“葛”国之东迁者。奄人在鲁南建立之据点又称“盖”，奄、盖二字音义皆相近（详见下文）。“葛”从“曷”声，“盖”从“盍”声，文献中作为疑问词的“曷”往往借“盍”为之，故《尔雅·释言》云：“曷，盍也。”从“曷”之字有与“盍”通假者，如《礼记·月令》“鸛旦不鸣”，《坊记》作“盍旦”。从“盍”之字又与从“奄”之字可通假^③。关于南庚所都“奄”之地望，前人多以山东曲阜的奄地论之，但钱穆云：

今本《竹书纪年》：“南庚自庇迁于奄。”《尚书·盘庚》云：“盘庚涉河以民迁。”《正义》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河北，则奄在河南可知。《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尚书·多士》：“昔朕来自奄。”《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知周初商国自殷外，犹以奄为要。《左》昭元：“周有徐、奄”，知奄当近徐，则在殷、徐之间。《左》昭九：“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又定四：“使之职事于鲁，因商奄之民。”此皆商奄连文，疑奄即商之异名。《左》襄九：“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盖“奄”即“阍”之声讹，则商奄即商宋，今归德也。……《汉·艺文志》：“《礼》古经出鲁奄中。”此必伯禽封鲁，多商奄遗民，故鲁地亦有名奄者。^④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上册）第二分册，第810页（图版）；（下册）第一分册，第1158页（释文）。

②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9—30页。

③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版，第250、614页。

④ 钱穆：《史记地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版，第266页。

若依其说,商代奄都之地望在归德,其地正近宁陵,则上述《通志》、《路史》所云河南宁陵县附近的古葛城疑即商代奄都之旧址。

奄既曾为商都,至盘庚迁殷后自然不会放弃此地,必然把王族子弟封奄,作殷王朝的屏藩^①。卜辞屡见“王入于𡗗”之文,孙海波、顾颉刚以为“𡗗”即“奄”^②,其说是也。此外,田猎卜辞中有地名“害(从艸)”,辞例见于《合》37439“丁巳卜,贞:王麓害(从艸),往来亡灾?”^③《屯南》4462“于己□焚害(从艸),禽有兕?”^④《明续》1978+2224“丁巳卜,王其田害(从艸)……亡灾?……害(从艸、止),王其……”^⑤,“害(从艸)”作“𡗗”、“𡗗”、“𡗗”等形,第一形较繁(“𡗗”与“口”可通用,“𡗗”与“艸”亦然^⑥),第二形下省“口”,第三形则下从“止”(疑与“曷”字驻止义相应),皆为一字异体,可隶定为“害(从艸)”,读为“盖”或“葛”,即文献中之“奄”。“害”、“葛”、“盖”三字韵母为皆月部,声母则“害”为匣母,“葛”、“盖”为见母,音近可通。而“害”、“盖”、“曷”三字作为疑问词,在典籍中往往通用。

金文中“𡗗”字作“𡗗”若“𡗗”,用为侯国名^⑦,学者多释为“舒”或“胡”^⑧,但龙宇纯先生认为:

“害”既是“𡗗”字的音读所在,则从音类推求,古书及金文“害”、“曷”二字通用,此作为侯国名的“𡗗”字,应同于“葛”。葛本夏时古国名。……“𡗗”可能是后人为葛伯所造的专用“葛”字……葛国虽为汤所灭,其地仍在,其民犹存,其子孙以国为氏者生生不息,至周而又见葛国。^⑨

① 顾颉刚:《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文史》第26辑,1986年5月版,第2页。

② 孙海波:《记周公东征》,《禹贡半月刊》第2卷,1935年2月第11期,第9页;前揭顾颉刚文,第2页。

③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4648页;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7439版释文。

④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二分册,第790页;(下册)第一分册,第1150页。

⑤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集》第一卷,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1972年版,第131、164页(图版);第二卷,第152页(释文)。按,《明续》1978、2224由许进雄先生缀合。

⑥ 于省吾:《释害(从𡗗)》,《甲骨文字释林》,第405页。

⑦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第363页,所录金文中“害(从夫)”氏或名“害(从夫)”者,时间范围从西周早期后段一直到春秋早期。

⑧ 唐兰、李学勤二位先生皆认为“□”国乃归姓之胡国。唐说见于:《周王·钟考》,《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版;李说见:《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⑨ 龙宇纯:《说𡗗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4分,1993年12月版,第1031—1032页。

按，从上文所述甲骨卜辞“葛”、“害（艸）”相通之例，释“𦵏”为“葛”当可从。

《路史·国名纪己》在“商世侯伯”有“商盖”，谓“周公胜殷，将攻商盖，辛甲曰：‘难攻，请先九夷。’攻九夷而商盖服。”此约《韩非子·说林上》之文而说^①。《墨子·耕柱》云：“古者周公旦非关（管）^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此周公辞摄政之位，平管、蔡之乱，东征践奄之事，即《书·金縢》所谓“周公居东二年”^③；《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简 256“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④；也即《逸周书·作雒解》所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奄既是殷之重要方国，所以殷亡后一意叛周。清代学者已指出“商盖”即《左传》昭公九年“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及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的“商奄”。

王念孙云：“商盖”当为“商奄”。“盖”字古与“盍”通，“盍”、“奄”草书相似，故“奄”讹作“盍”，又讹作“盖”。（自注云：“昭二十七年《左传》‘吴公子掩余’，《史记·吴世家》、《刺客传》并作‘盖余’，亦其类也。”）^⑤

按，“盖”、“奄”音义密切相关，非如王念孙所云单纯之“形讹”。尹桐阳云：“奄，同‘弇’。《尔雅》：‘弇，盖也。’故‘奄’亦作‘盖’。”^⑥奄、盖皆训覆（古籍中“掩”、“盖”又常互训）而古音略同。“盖”从“盍”亦声^⑦，上古音“盍”为见母叶部，“奄”为影母谈部，声母为舌根及喉塞音，韵母则阳入对转，音近可通。“商盖”二字当连读，奄之所以冠以“商”之名，顾颉刚说：“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为‘奄侯’，又称之曰‘商奄’。”^⑧其说是。

《禽簠》为西周成王时器，其铭文云：“王伐𦵏侯，周公某（海）禽祝，禽有胀祝。王易金百孚。禽用乍宝彝。”^⑨郭沫若、孙海波以“𦵏”从林去声，将之释为“楚”，并

① 罗泌：《路史》第二册《国名纪己》，第 21 页。《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② 孙诒让：《闲诂》引毕沅：“‘关’即‘管’字假音。”

③ 《史记·鲁世家》“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屈万里云：“《史记》盖不以居东为避居，故云奉成王命东伐。实则东伐亦即暂避摄政之位，两者固一事也。”说见《尚书集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 年 2 月版，第 132 页。

④ 银雀山汉墓竹简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第 48 页。

⑤ 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第 604 页。

⑥ 王焕镛：《墨子集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第 1020 页所引。

⑦ 按，“盍”孳乳为“盖”。《说文》“盍”训为“覆”而“盖”训为“苫”，意义相因。

⑧ 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民族的迁徙》，《文史》第 27 辑，1986 年 12 月版，第 10 页。

⑨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18 页。

以“伐楚侯”即《令簋》铭文之“伐楚伯”^①。陈梦家则将“𣎵”释为“盖”，他说：

（《禽簋》）所伐之国，疑即盖侯。盖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所述周公征伐之商盖，《左传》昭九作商奄，昭元作奄。奄、盖皆训覆而古音并同。^②

按，金文“楚”字作“𣎵”从林足声，郭沫若、孙海波以“𣎵”改换声符为“去”，得以与“楚”相通。但“去”（溪母鱼部）、“楚”（初母鱼部），韵虽同部，但声母远隔，未必可通。“𣎵”当从陈梦家释为“盖”，字可分析为“从林、去会意”。唐兰云：“林和艸通用，去和盍通用。”^③典籍中“去”可训为“藏”，《左传》闵公二年“卫侯不去其旗”，《释文》：“去，藏也。”昭公十九年“纺焉以度而去之”，孔颖达疏：“去，即藏也。”金文“去”作“𣎵”，象一有盖之器^④，且强调其盖侈大足以掩覆其器。裘锡圭先生谓“去”即“盍”（金文作“𣎵”）之初文^⑤，二字上部从“大”，象器盖；下则从“口”或“皿”，皆象盛物之器。“去”作为“𣎵”之义符可与“盍”通用，而从“林”与从“艸”义类又相近，是“𣎵”为“盖”之异体。

关于“商奄”之地望，前人多指为曲阜。孙诒让云：

《左》昭九年传云：“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鲁也。”又定四年传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史记·周本纪》“索隐”引《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又引郑康成云“奄国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即奄，单言之曰奄，象言之则曰商奄。此谓周公居东，盖东征灭奄，即居其地，亦即鲁也。^⑥

周公所伐之商奄已入鲁境，则此又商代葛国或奄国后裔东徙后所建立之另一据点。

多年以来，考古学家希望能在曲阜一带找到奄的遗址，但始终没有具体收获，学者于是将视界扩展到邻近的汶水、泗水流域一带的商代中晚期遗址。胡秉华指出，滕州前掌大是一处大型遗址，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玉器、大型牌饰等，并有殉人、牺牲、车器。“综观鲁南地区的商代遗址之特征，总的印象是它们有着一个较统一的文化内涵，必须有一个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才造就出这样一个较统一的象征，在商代晚期非奄国莫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 1999 年 7 月版，第 12 页；孙海波：《记周公东征》，《禹贡半月刊》第 2 卷，第 11 期，第 8—9 页。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 4 月版，第 28 页。

③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第 148 页。

④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 5 月版，第 232 页“去”字条下所引商承祚《佚考》之说。

⑤ 裘锡圭：《说字小记》，《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 8 月版，第 646 页。

⑥ 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 4 月版，第 433 页。

属。”^①邵望平、李学勤也认为滕州前掌大作为奄国故址的可能性很大。李氏举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卜用龟甲的制作方法与殷墟几乎一样为例，说明“在山东西部的商文化，是和安阳殷墟的文化非常接近的。”^②邵氏更指出，滕州前掌大所出器物在许多方面与殷墟中等贵族墓一致，但也有殷墟少见的铜面具、蚌质兽面纹装饰的木质匾形器等，说明“该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具有双重来源，应是海岱土著文化与商文化结合的产物。”^③由此或可推论商代中期之后，有一支葛族或奄族人，由豫东入鲁，与淮夷杂处，并以“商盖”为国名，建立据点。

四 论周公东征后奄人的迁徙

周公践奄后，部分奄人向南、北迁徙^④。《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郑注：“奄既灭矣，其君佞人，不可复，故欲徙之于齐地。”蒲姑即薄姑^⑤，其地在齐，《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有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据《汉书·地理志》，成王时薄姑与四国为乱，成王灭之，以封太公。奄君既北迁至齐地，必有部分贵族及人民随行。

战国时齐国之盖邑或即奄君迁至薄姑后所居之地。“盖”与“商盖（奄）”名称相近，二者地望在齐鲁之间，陈奇猷、丁山已疑二者为一。陈氏说：“齐有盖邑。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云：‘齐大夫食采于盖，其后以邑为氏。’疑其地即古之盖国。”^⑥按，春秋时为鲁附庸之“葛”及战国时齐地的“盖”疑为“商盖（或商奄）”后裔分居齐、鲁所居之地。理由有三：一是“葛嬴”之葛与奄同为嬴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⑦。二是奄因成王迁其君于薄姑后有齐、鲁二支，春秋之葛则与齐通婚，又为鲁之附庸，与二国关系密切。三是“葛”、“盖”二者可通假，而“盖”、“奄”音义又密切相关。

奄本居鲁地，因周成王迁其君于齐，遂分齐、鲁二支。留于故地者即春秋时嬴姓之葛，为鲁国附庸，又与齐通婚，其国力不弱，是以春秋时还能侵犯周边小国（详下文）；

① 胡秉华：《奄国史之初探》，《东夷古国研究》第二辑，第31—33页。

②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12—113页。

③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研究》（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509—510页。

④ 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1988年11月版。

⑤ 其引《书序》“蒲姑”，《释文》谓马融本作“薄姑”，《史记·周本纪》亦作“薄姑”。

⑥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82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月新一版，第34页。

⑦ 杜预据《世本》为说，见《左传》孔疏及王谟所辑《世本》，《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版，第23页。